

# 嚴復傳

王 棫 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

嚴 復 傳

王 枏 著

上 海 人 民 出 版 社

嚴 復 傳

王 棫 著

\*

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

(上海紹興路54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001號

上海新華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發行

\*

開本 787×1092 公厘 1/32 印張 3 5/16 字數 64,000

1957年2月第1版

1957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數 1—10,000

統一書號：11074·84

定 價：(7) 0.30 元

# 目 錄

第一章	海軍生涯(1853—1894年)	1
一	福州船政學堂的学生	1
二	留學英國	5
三	北洋水師學堂校長	11
第二章	維新運動中一個出色的思想家 (1895—1898年)	17
一	甲午戰爭後維新運動在全國範圍內展開	17
二	嚴復提出反對專制政體的鮮明的民主思想	23
三	天演論敲起祖國危亡的警鐘	33
四	嚴復維新思想中的極端軟弱性	39
五	嚴復維新思想的理論基礎及其反動性質	44
六	嚴復在維新運動中的實際活動	50
第三章	從進步轉到保守(1898—1911年)	60
一	私人生活的不安定	60
二	專心譯著的工作	66
三	在革命形勢發展中嚴復却成為一個保守人物	73
第四章	頑固反動的癡壁老人(1912—1921年)	87
一	提倡復辟,參加籌安會的帝制運動	87
二	提倡尊孔,反對五四運動	95
三	衰病及死	98

## 第一章 海軍生涯 (1853—1894年)

### 一 福州船政學堂的学生

1866年(同治5年)的冬天,福州一个剛創办的海軍學堂招生,閩廣一帶許多孩子都去投考。自然,這班孩子都不是達官貴人家的闊少爺,因為當時闊少爺們都要走科舉“正路”,要從秀才、舉人、進士、翰林,平步而至公卿的。只有家道比較困難的人家,才送子弟上這種學校。這雖非正途出身,但能解決一些經濟問題。因為,根據學堂的章程:凡錄取的学生,伙食費全免,另外還每月給銀四兩,貼補家庭費用;三個月考試一次,成績列一等的,可領賞銀十元,五年畢業後還可優給薪水錄用。<sup>①</sup>“照外國監工船主辛工銀發給”。

揭榜了,考取第一名的是一個十四歲的孩子,名叫嚴宗光。他是福州本地人,他的父親振先原是鄉里間的一位儒醫,母親是一個“布衣”的女兒,家道自然說不上寬裕。不幸,父親就在這一年的六月里死了,家裡剩下母親、兩個妹妹,和他自己,一共四個人,<sup>②</sup>一家生計,就只能靠母親作女紅維

<sup>①</sup> 見船政奏議彙編,卷二(左宗棠詳議創設船政章程摺)。

<sup>②</sup> 見嚴璠(嚴復長子)侯官嚴先生年譜; 陳寶琛清故資政大夫海軍協都統嚴君墓誌銘及王允哲侯官嚴先生行狀(以上二文載閩蘭昌碑傳集補卷末)。

持。<sup>①</sup>他就是在这样情况下，去投考这个海軍学堂的。碰巧得很，考試題目是大孝終身慕父母論，他剛遭逢喪父的痛苦，有感于怀，文章自然做得好些，因此就考上了第一名。<sup>②</sup>

这个孩子嚴宗光，就是这本书里所要說的嚴復<sup>③</sup>。这个海軍学堂，就是福州船厂所附設的船政学堂。福州船厂原是由当时湘系軍閥左宗棠所創办的。大家都知道，左宗棠、曾國藩、李鴻章都是当日鎮压太平天国農民革命的劊子手。他們的双手，都沾滿了人民的鮮血。当太平天国革命基本上被他們鎮压下去后，他們又進一步勾結外國侵略者，举办“洋务”事業。他們为要加强陸軍的力量，就办了新式兵工厂，如上海的江南机器制造局。他們为要加强水师的力量，又开办了新式造船厂，福州船厂便是著名的例子。此外，他們还陸續創办了輪船局、礦务局、电报局及各种洋务学堂等等。这种洋务事業的中心目

---

① 見癡壘堂詩集，下卷，頁一〇，爲周養庵題篝燈紡織圖。

② 見陳寶琛清故資政大夫海軍協都統嚴君墓誌銘，及癡壘堂詩集。癡壘堂詩集，卷上，頁四，送沈濤園備兵淮陽詩自注云：“同治丙寅（1866年），侯官沈文肅公开船厂，招子弟肄業，試題大孝終身慕父母。不肖适丁外艰，成論數百言以進，公見之，置冠其曹。”

③ 嚴復別名很多，最初名傳初，后改幹乾，后又以与明代一宦官同名，入船政学堂时改名宗光，字又陵，登仕籍后又改名復，字幾道，晚号癡壘老人，別署天演哲學家，又別号尊疑、尺蠖，不过知道的人很少。見嚴璩侯官嚴先生年譜；陳寶琛清故資政大夫海軍協都統嚴君墓誌銘；王遽常嚴幾道年譜。

的，只在吸取外國侵略者的軍事技術，來加強對於人民的鎮壓。

福州船廠是1866年(同治5年)創办的。在這以前兩年，1864年(同治3年)，太平天國的國都天京(南京)被清軍攻破。長江以南的太平軍殘部，被迫退到江西一帶，清政府派左宗棠追擊，太平軍被迫又退到福建、廣東，而最後被消滅。這是1866年(同治5年)的春天。左宗棠得到清政府的激賞，升任閩浙總督，就在這個時候，他在福州的馬尾創辦了這個船廠。但沒有幾個月，清政府便又調他到陝甘去鎮壓回民起義了，船廠的工作，就交給了洋務派的另一個著名人物沈葆楨。

這個廠的主要目的，固然是在製造兵輪，但另有一個目的，就是要培養人才。所以於船廠之中，又附設船政學堂(原名求是堂藝局)。所要培養的人才分兩種：第一種是造船的，希望他們做“良工”；第二種是馭船的，希望他們做“良將”。我們知道，左宗棠在浙江鎮壓太平天國革命時，與法國侵略軍勾結得最密切，所以這時廠中也用了較多的法國“客卿”。據說，當時造船的學問，以法蘭西為最好，所以學造船的，必須讀法文及法文書中的造船學問；馭船的學問，以英國為最好，所以學馭船的，必須讀英文及英文書中的馭船學問。法文班稱為前學堂，英文班稱為後學堂；①嚴復進的是後學堂，學習英文與馭船術。

考試錄取後的第二年，嚴復到船政學堂讀書，這時他才十

---

① 見船政奏議彙編，卷九，沈葆楨船工將竣謹籌善後事宜摺。

五歲<sup>①</sup>。从这个时候开始，到十九歲畢業止，他一共讀了五年，五年中所讀的功課有“英文、算術、几何、代数、解析几何、割錐、平三角、弧三角、代積微、动靜重学、水重学、电磁学、光学、音学、热学、化学、地質学、天文学、航海学”<sup>②</sup>等等，这些都是由資本主义國家傳入的新學問。虽然在这个学堂里，也讀“聖諭廣訓、孝經、兼習論策，以明文理”，但主要的是接受新式的海軍知識与訓練。这与当时一般讀書人所受的教育完全兩样，与嚴復自己过去所受的教育自然也全不相同，因为他从七歲起，就一直跟着“邑中宿儒”及拔貢生們讀四書五經。他十四歲时又結了婚，<sup>③</sup>我們可以想像到这一位剛入学的学生，已經是一个老成持重的少年。

关于嚴復这五年的学生生活，我們找不到別的材料，我們只找到他自己五十年后一段簡短的回憶：

“不佞年十有五，則应募为海軍生，当是时，馬江船局司空草創未就，借城南定光寺为学舍，同学僅百人，学旁行書算，其中晨夜伊毗之声，与梵唄相答，……回首前塵，塔影山光，时犹呈現于吾夢寐間也，已而移居馬江之后学堂。”<sup>④</sup>

---

① 据船政奏議彙編，学堂定同治5年12月1日（1867年1月6日）開課，时嚴復应为十四歲；但嚴璩侯官嚴先生年譜及池仲祐海軍大事記中嚴復所作弁言，則云十五歲始入学堂讀書，今从后說。

② 嚴璩侯官嚴先生年譜。

③ 見同上書。

④ 池仲祐海軍大事記中嚴復所作弁言。



嚴復十九歲畢業，大考成績為最優等，畢業后就到軍艦上實習。先派在建威船上，曾南至星加坡、檳榔嶼等地，北至直隸灣、遼東灣等地。第二年，福州船廠自制揚武等五兵船成，又改派在揚武艦上，“巡歷黃海及日本各地”，這時“日本亦始創海軍，揚武至長崎、橫濱各地，聚觀者至數萬人。”過了兩年，1874年，日本勾結美國侵略台灣，嚴復曾隨沈葆楨到台灣，“測量台東各海口，并調查當時軍事情形，計月余日而竣事”。<sup>①</sup>他這樣在軍艦上實習和工作了五年，就被遣派到英國留學去了。

## 二 留學英國

嚴復於1877年（光緒3年）到英國留學，<sup>②</sup>1879年（光緒5年）返國，在英國只有兩年多的歲月。時間雖短，但這件事對他一生思想的發展，關係却很重大。我們可以相信：嚴復的資產階級民主主義思想，就在這個時候種下了根苗。

清政府曾於1872年（同治11年）開始遣派一批學生到美

---

① 見池仲祐海軍大事記及嚴璩侯官嚴先生年譜。

② 嚴復赴英求學之年，記載頗有不同。嚴璩侯官嚴先生年譜說是光緒元年（1875年），王允哲侯官嚴先生行狀同；陳寶琛清故資政大夫海軍協都統嚴君墓誌銘則說是光緒二年，其實都是錯的。船政奏議彙編，卷一四的一個摺上說，2月17日嚴復等赴香港（詳見本書頁八注①）。另卷一五，吳贊誠遵旨赴台並船政事宜布置情形摺上，說他們於三個月抵歐。可見赴歐日期，當在光緒三年，而不在光緒元年或2年。

國留學。每年三十名，四年中共派去一百二十名。這批學生中，後來有成為著名工程師的，如詹天佑；也有成為著名政客官僚的，如梁敦彥、唐紹儀、伍廷芳。至於嚴復，則是清政府所遣派的第二批留學生。第二批留學生都是福州船廠出來的，他們不到美國而到歐洲；回國以後，他們也都在海軍方面工作。甲午戰爭中幾艘主要軍艦的管帶（艦長），如劉步蟾、林泰曾、方伯謙、林永升、葉祖珪等，都是這次與嚴復同批出國留學的（其中只有林永升一人在甲午戰爭中英勇犧牲），薩鎮冰也是同一批出去留學的，他後來還做到海軍部長。

船政學堂本不預備選送學生到外國去留學，後來李鴻章、沈葆楨們覺得洋員都將期滿回國，而中國的工匠還不能替代洋員支持這個局面，認為他們只能“就已成之緒而熟之，斷不能拓未竟之緒而積之”。所以李鴻章、沈葆楨們主張將從前已經畢業的學生，選送到外國去深造。他們向清廷奏議：

“臣竊以為欲日起而有功，在循序而漸進。將窺其精微之奧，宜置之莊嶽之間。前學堂習法國語言文字者也，當選其學生之天資穎異、學有根底者，仍赴法國，深究其造船之方，及其推陳出新之理；後學堂習英國語言文字者也，當選其學生天資穎異、學有根底者，仍赴英國，深究其馭船之方，及其練兵制勝之理。速則三年，遲則五年，必事半而功倍；蓋已升堂者求其入室，異于不得其門者矣。”①

---

① 船政奏議彙編，卷九，同治 12 年 10 月 18 日沈葆楨船工將竣謹籌善後事宜摺。

但因經費沒有着落，所以迟迟未派。直至1877年3月（光緒3年2月），才正式遣派監督及辦事員帶同學生等共三十余人出國。<sup>①</sup>

這群人于三四月間到歐，大家分頭學習。凡是前學堂畢業的，都到法國去；凡是後學堂畢業的，都到英國去。嚴復自然分配到英國。根據我們現在所能得到的材料，嚴復先往抱穆士德肄業，後來又入格林尼次海軍大學，中間曾赴法國游歷一次。嚴復在該校念完高等算學、化學、物理、海軍戰術、海戰公法及槍炮營壘諸學，“考課屢列優等”。<sup>②</sup>

在這裡，我們應該注意一點：與嚴復一同到英國學海軍駕馭術，預備他日做“良將”的十二名留學生中，除劉步蟾、林泰曾二人不知如何學習外，其餘的人，都將大部分時間花在軍艦上實習。有的到了英國，即逕到軍艦上實習；有的先進學校，後到軍艦。只有嚴復一人，沒有到軍艦上實習過。嚴復在英國兩年多點的光陰，都花在学校裡，這事實告訴我們，他當時已經不願以“良將”自限了。事實上，他這時候已不相信洋務派所標榜的練兵自強的說法，已在摸索、研究可使中國復興的根本道路了。

例如，他曾到過英國法庭，“觀其听獄，歸邸數日，如有所失”，認為這就是“英國與諸歐之所以富強”<sup>③</sup>的原因。因為他們不僅“司法折獄之有術”，還有“辯護之律師，有公听之助理，抵瑕蹈隙，曲証旁搜，蓋數听之余，其獄之情，靡不得者”。既然有這種辦法制度，自然“公理日伸”<sup>④</sup>了。又如他看到英國城市，治理得井井有條，認為“莫不極治繕葺完，一言以蔽之，無

往非精神之所貫注”；而反觀中國當時的情形，則完全兩樣。他就問，這到底是什麼原因呢？他覺得關鍵就在於專制政治與立憲政治的不同。因為專制政治是不許人民參加政治的，“謀國者，以鈐制其民之私便，必使之無所得為於其間，乃轉授權于莫知誰何，視此如傳舍之人，使主其地”，自然上下不一心，政治辦不好。而西洋呢？因為有“議院代表之制，地方自治之規”，所以能“和同為治”，“合億兆之私以為公”。這樣，他認為中國的人民，都是“苦力”，而西洋的人民，都是“愛國者”<sup>①</sup>，“夫率苦力以與愛國者戰，斷斷無勝理也”。

我們知道：嚴復到英國留學的時候，是十九世紀的七十年代，這時正是英國資本主義已發展到全盛的維多利亞時代，資本主義的聲名文物之盛，不能不使剛從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國出來而一旦身經其境、目擊其情的有心人，看不見它的黑暗，而表示其傾慕服膺之誠。

再者，英國還是資本主義思想最發達的地方，而與英國一水之隔的法國，也產生了許多杰出的資產階級思想家。我們可以想像到，嚴復所最傾心，以後常常在著作中提到他們或親自翻譯他們的著作的，如亞丹斯密、孟德斯鳩、盧梭、邊沁、穆勒、達爾文、赫胥黎、斯賓塞爾等人，不管是進步的或是反動的，在當時，嚴復大概都已開始閱讀他們的著作了，至少，這些

---

① 船政奏議彙編，卷一四，光緒3年3月19日吳贊誠學生出洋起程日期摺中載有這三十多人的詳細名單。摺中說：“華監督道員李鳳苞，暨洋督日意格（法人）于2月17日帶同隨員馬

建忠、文案陳季同、繙譯羅豐祿、制造學生鄭清廉、羅臻祿、李壽田、吳德章、梁炳年、陳林璋、池員銓、楊廉臣、林日章、張金生、林怡游、林慶昇、藝徒裘國安、陳可會、郭瑞珪、劉懋勳，駕駛學生劉步蟾、林泰會、蔣超英、方伯謙、嚴宗光（即嚴復）、何心川、林永升、葉祖珪、薩鎮冰、黃建勳、江懋祉、林穎啓等乘坐本廠濟安輪船開赴香港。’

- ② 見船政奏議彙編，卷一八，光緒6年12月18日黎兆棠摺；又見嚴璠侯官嚴先生年譜；及陳寶琛清故資政大夫海軍協都統嚴君墓誌銘。

至於嚴復的功課，雖說很好，似乎也不見得比別人特出。在船政學堂肄業時，照船政奏議彙編對各人的評語說：“其駕駛心細胆大者，則為粵童張成、呂瀚為之冠，其精于算法量天尺之學者，則閩童劉步蟾、林泰會、蔣超英為之冠。”而嚴復之名則未見，張成、呂瀚後來即在船上任事，不曾赴歐留學。

留學去的一班人，嚴復的成績雖然很好，似乎也不見得比別人特出。劉步蟾、林泰會二人以成績特著，曾於光緒元年先跟日意格到歐洲留學去，以後歸而復去，故得“先期學成而歸”。蔣超英有“所造獨深”之評語，嚴復雖然也有“考課屢列優等”之語，但同時出去的，藝徒如郭瑞珪、劉懋勳、裘國安等也均列優等，“浦創合考”，鄭清廉且為第一。所以照奏議中的評語看起來，嚴復成績似未為特出，一般人說嚴復在英國時，考試常列第一，陳寶琛清故資政大夫海軍協都統嚴君墓誌銘也說：“是時日本亦始遣人留學西洋，君試輒最。”不知何據。

- ③ 見孟德斯鳩法意，卷一一，嚴譯名著叢刊5，頁八。  
④ 見嚴幾道文鈔，頁八六。  
⑤ 見同上書，頁八四。

資產階級思想家的名字及其重要著作，必定耳聞已熟了。

但在這些思想家中，特別值得注意的是達爾文。當嚴復留學英國之時，正是達爾文的物種原始出版二十年之後，英國以及全世界正為這個學說震撼着。達爾文進化論的出世，自然是对生物科學的一個極大貢獻，但當時資產階級的哲學家及社會科學家，却利用了達爾文學說中的某些弱點，故意將進化論应用到社會方面來。從而說，社會的發展與生物一樣，都是“代趨微異”——這就是說，只有漸變，沒有突變，只有量變，沒有質變，只有點滴的改良，而不能有徹底的革命。他們企圖通過這種庸俗進化論來宣傳改良主義，來維護資本主義的永存。而嚴復當時，既接受了科學的進化論，也順帶接受了庸俗進化論。這樣，他不僅相信資本主義社會是理想的社會，並且相信只有通過改良主義的道路，才能達到這個理想。

嚴復對西洋資產階級哲學及社會科學的研究和知識，和他對他們社會的觀察，曾引起當時清政府第一任駐英公使郭嵩燾的驚奇與賞識。郭嵩燾是一向自命為最了解世界大勢的洋務派人物，但對於嚴復却“引為忘年交”。星期假日，嚴復常到使館與他“論析中西學術異同，窮日夕勿休”。後來，郭嵩燾還寫信給他的朋友說：“出使茲邦，惟嚴君能勝其任。如某者不識西文，不知世界大勢，何足以當此。”可見嚴復在這兩年多點的時間中，對於西洋資本主義的社會及其文化思想，已有了相當深刻的了解。

嚴復在英國留學時，正是馬克思長期僑居英國的時候，馬克思的不朽著作資本論，也已出版十多年了。但這一偉人

与这一部巨著，对于一心向往資本主义的这一青年，却并未發生絲毫影响。

### 三 北洋水师学堂校長

1879年6月（光緒5年5月），嚴復留學畢業，那时福州船政学堂正需要教师，于是他就回國，充任該学堂后学堂的教習。<sup>①</sup>

第二年，1880年（光緒6年），李鴻章在天津另外創辦了一个海軍学校——北洋水师学堂，調嚴復去任总教習（教务長）。自此，嚴復就在这里任事二十年，直到1900年（光緒26年）義和團运动發生，他才脫离了这个学校。

就私人关系論，在洋务派的几个头子中，嚴復与沈葆楨的关系應該最密。因为福州船厂是左宗棠、沈葆楨所創辦的；也因为沈葆楨的激賞，嚴復才成为船政学堂第一届的第一名錄取生；也因为沈葆楨与李鴻章的会奏，嚴復这一批人才到歐洲

---

① 船政奏議彙編，卷一八，光緒6年12月18日的摺上說：“五年六月，（船政大臣）吳贊成以二次教習需才調回（嚴宗光）充當教習。”嚴璩侯官嚴先生年譜亦說充教習，王允哲侯官嚴先生行狀則說是总教習。又王璩常嚴幾道年譜頁八說，根据陳澧—新語林卷三，嚴復还充任过煙台海軍学校教習，根据伍光建口說，嚴復回國后还充任过某船大副，但都不知确切的年代。此皆陳寶琛清故資政大夫海軍協都統嚴君墓誌銘、王允哲侯官嚴先生行狀及嚴璩侯官嚴先生年譜所未載，姑附于此，以备參考。

留學去。光緒初年，沈葆楨勢力很大，他憑借兩江總督的地位，努力擴充南洋的海軍，寢寢乎有與李鴻章的北洋海軍分庭抗禮之勢。就這個形勢發展下去，嚴復及一部分船政學堂的留歐學生，是會被羅致在沈葆楨的勢力之下的；可是嚴復剛剛回國不到幾個月，1879年（光緒5年）冬沈葆楨就死了，<sup>①</sup>全部海軍勢力就逐漸集中在北洋大臣李鴻章的掌握中。嚴復也就在這種形勢下，與李鴻章發生了長期的主屬的關係。

北洋水師學堂與福州船政學堂的性質，略有不同。福州船政學堂是造船與駕駛兩科并重的，也就是工科與海軍的混合學校；而北洋水師學堂則專重駕駛，是一個較純粹的海軍學校。<sup>②</sup> 北洋水師學堂設在天津城東八里、機器製造局的旁邊，校舍很不錯，“堂室宏敞整齊，不下一百餘椽。樓台掩映，花木參差，藏修游息之所，無一不備。另有觀星台一座，以備學習天文者登高測望”<sup>③</sup>。這是李鴻章培養自己派系海軍人才的地方。可是創辦之始，招生很感困難，開學後一年多，學額仍未能滿，去投考的，“或資質平庸，或年紀過大，終少出色之才”。於是李鴻章就加強物質的引誘：凡錄取入學的，原規定月給“贍銀”一兩者，仿照福州船政學堂例，改為月給四兩，“俾一經入選，入口有資，庶寒賤之家，咸知感奮”<sup>④</sup>，規模才漸漸擴充起來。

---

① 見清史稿列傳，卷二〇〇，沈葆楨傳。

② 見清史稿選舉志二，頁二。

③④ 張燾津門雜記，中卷，光緒10年刊本，頁一九一一二〇。



嚴復在北洋水師學堂的職位是總教習（教務長），但事實上，他却擔負了總辦（校長）的責任。因為總辦按例由候補道等級的官僚充任，而嚴復當時的資格僅是武職的都司，所以總辦是吳仲翔而不是他。<sup>①</sup>

這時嚴復才二十八歲。過了九年，三十七歲時，他連捐帶保，搞到一個“選用知府”的官銜，才升任為會辦（副校長）；第二年，就升任總辦。再過兩年，因海軍保案，嚴復又從選用知府升到選用道員。<sup>②</sup>這樣，他就以一個四品官銜的水師學堂總辦，與京津一帶的官僚相周旋了。

但嚴復對於這個職位，並不感到滿意。他不相信李鴻章所舉辦的這些洋務事業可以救中國，可以使中國復興，海軍就是一個明顯的例子。嚴復對於當日海軍腐敗的情形，看得非常清楚，中法戰爭中海戰的失敗，更可以證明這點。有一次，他同英帝國主義分子、海關總稅務司赫德談話，就對海軍深致不滿，赫德對他說的一段話，很使他發生同感。赫德說：

“海軍之于人國，譬猶樹之有花。必其根干枝條，堅實繁茂，而與風月水土有相得之宜，而后花見焉。因花而實，樹之年壽，亦以彌長。今之貴國海軍，其不滿于吾子之意者眾矣，然必當于根本處求之，徒苛責于海軍無益也。”<sup>③</sup>

赫德的話並沒有錯，但李鴻章的海軍及其他洋務事業，正是在赫德的幫助之下進行的。赫德明知在腐朽的封建政權之

---

①② 見嚴璩侯官嚴先生年譜。

③ 池仲祐海軍大事記中嚴復所作弁言。